

Hong Kong Economic Journal

C03 | 優質教育 | 教育講論 | By 盧惠嫻博士 | 2016-02-06

專上教育不是快餐店

不少香港人追求效率高、成效大，以經濟角度衡量事件，但當這些原則套用在高等教育上，又是否一件美事呢？大專院校本來是學術追求、創造知識、學生訓練批判思考的地方，但近年高等教育被「新自由主義」(Neoliberalism)的管理哲學主導，強調競爭、問責、成本效益，這又會帶來什麼效果呢？會否成為快餐店式的專上教育？

什麼是新自由主義呢？七十年代，英美慘受滯脹的雙重打擊，英國前首相戴卓爾夫人和美國前總統列根率先推行「新自由主義」的哲學，大力推動自由市場和產權私有化，鼓勵各國開放自己國家市場，進行自由貿易；強調工會權力過大，提倡削減社會福利開支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(IMF)、世界貿易組織(WTO)等國際組織更是大力推動者。

無疑，新自由主義的實行確實帶來財富效應，但同時削弱了工會的議價能力，人類學家 David Harvey 更指新自由主義令貧富懸殊加劇，社會階級問題愈趨嚴重。至 2005 年，香港舉辦世界貿易組織第 6 次部長級會議，韓農的反世貿示威獲傳媒廣泛報道，港人開始意識全球化和新自由主義對各地工人、農民帶來的影響。

新思潮席捲全球

新自由主義思潮席捲全球，滲透生活每一個層面，成為各項大小政策的原則，對世界各地的高等教育帶來巨大的衝擊，遍及美國、歐洲、澳洲、紐西蘭、台灣等地，香港也不例外。在這浪潮的影響下，市場管理的邏輯主導一切，受資助的院校要自行籌募經費，政府更把公營服務私營化，在大專院校引入私營機構的管理模式、營商理念，以提高教育的成本效益。

雖然高等教育在社會上的基本角色和定位沒變，但師生的關係，學術評審的準則和社會對學院的期望不再一樣。有不少學者曾批評，新自由主義令高等教育趨向商品化，學院不再純粹探討學術、創造知識和教育學生，而是提供服務者，須適時回應勞動和商品市場對高等教育的要求，學生則是顧客，期待高等教育能為他們未來在職場上帶來可觀的收入和回報。

哈佛學院前院長哈里劉易斯(Harry Lewis)在其著作《沒有靈魂的卓越：博雅教育可有前景？》(Excellence Without a Soul: Does Liberal Education Have a Future?) 批評，美國高等教育圍着學生和家長的慾望團團轉，為了令學生家長高興，學院給學生「派糖」，降低對學生的要求和習作的難度。在香港，消費者心態同樣普遍，有些學生單單選修容易「過關」的學科，甚至選科時只顧排假期(day off)，沒理會自己的興趣和學科的相關性。

不能只考慮效益

有新自由主義的支持者認為，公營服務私營化，引入市場管理學，可以減低政府開支，提升學院的成本效益，何樂而不為？但當學院要四出籌款，依賴私人機構資金的支持，難免影響各院校的自主性和優先次序，令學院由單純追求知識上的突破，變為更側重應用科學和滿足業界的需要。

另外，政府引入市場的管理模式，其中一項主要的改變是引入國際性的量化指標。學術人員在英語為主的國際性期刊引述次數，他們獲取的研究經費，成為衡量他們學術貢獻的重要準則，但這些指標卻往往重英輕中，容易忽視人文科學、本土著作。

事實上，客觀的學術評審必須存在，這些準則可以監督、改善各院校的發展；而聽取學生、業界的意見，與私人機構合作，亦可以減少學術人員閉門造車，與時代脫節的情況；但大專院校畢竟是發掘新知識，培育學生獨立思考、啟發大眾的重要陣地，不是快餐店，不能事事只考慮時間、效益。認識新自由主義的限制，能夠幫助我們更有效地思考高等教育發展的方向。

撰文：盧惠嫻博士

恒生管理學院傳播學院助理教授